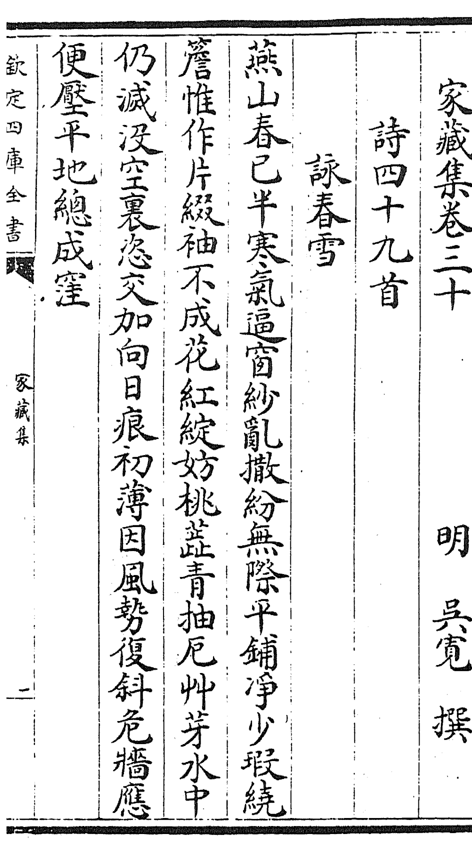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

明 吳寛 撰

詩四十九首

詠春雪

燕山春已半寒氣逼窗紗亂撒紛無際平鋪凈少瑕繞簷惟作片綴袖不成花紅綻妨桃蕋青抽戹艸芽水中仍減没空裏怱交加向日痕初薄因風勢復斜危牆應便壓平地總成窪

寒夜懷楊應寧

西望關西更向西度關人去定聞雞即看萬馬如雲錦
浪比孤鴻踏雪泥羣牧循行頻檢括連章馳奏自封題
山城夜坐銷官燭想見霜寒咽鼓鼙

簡鳴治

北望高城樹半遮遥憐孤榻臥官衙新年不見詩循例
長夜惟知夢到家世道豐亨爭自喜宦途疲憊獨堪嗟
乞身須約同歸去七十于今我亦加

齋居謝屠元勳送解家香

坐來齋閤欲清心忽對名香到夜深已似古人頻掃地更無俗客共鳴琴熖煙盤曲縈碧細屑圓成着削金始信解家真得法清泉餅莫送詞林

與廷式飲時器宅為會十二月十一日

東街晴雪映朝裾早赴公家席不虛有約只教三友共重來未及一年餘清談盡日巵言出列坐中堂舃足如準擬百篇成別錄新春良會不勝書時廷式新刻同年三友會錄

再會予家次廷式韻十七日

休將修禊比山陰一笑荒園欲墮簪量淺不為河朔飲曲高難和郢中吟疎林夾户鷦巢小殘雪當階鶴蹟深入夜不須教繼燭吾家海月正浮金

三會廷式公館次時器韻二十三日

易水東行踏雪埃依然公館向陽開人歌孝友侯誰在堂比清虛我復來飲酒不勞三爵戒賦詩真見百篇才天門半掩歸途晚疑是詞林儤直回

齋居答廷式 甲子正月五日

手折詩函翰墨香持來知自聚奎堂詩壇未覺三人少燈假重期十日長微雪點階添曉色條風入戶動春光齋居更喜移居近古樹南邊隔一牆

又喜廷式夜訪

齋居潚座散茶香忽枉肩輿到小堂公事強留三日久清談能為一宵長烏金屢爇銷寒氣紅蠟頻燒避月光却愛兩郎常侍教書聲隱隱過南牆

正月九日再答廷式

齋居解帶坐焚香又見題詩寄艸堂咫尺地連人獨遠尋常春近日初長詔嚴北闕聞天語禮盛南郊振夜光誰念闕重復命老來猶自走循牆

送胡副使擢廣東

衣繡煌煌映赤墀身依霄漢立多時出巡每愛咨民疾遷擢仍看荷寵私闕下三年須奏績嶺南一道重分司遥遥祖德仍相繼此日清名亦畏知

次韻屠元勲李若虚齋居聯句見寄

西署遥瞻每繫心託交常想歲華深安能乘興還移棹豈為知音是鼓琴老去文場慚曳白春來詩櫝喜分金漢家大祀看成禮更擬高才賦上林

送王編修九思歸省九思字敬夫陜右鄠縣人父母具慶祖母亦存

西陂種樹久成村况話終南正對門附郭有山兼有水上堂為子更為孫詞林秀發膺清秩春日舒長獻壽尊兩毋白頭誰不戀遄來須用答君恩

讀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陳塘宿艸徧新塋別集年來又刻成鳳鳥自憐毛羽好孤栖終有不平鳴

偶讀司馬溫公詩集有和邵堯夫年老逢春三首各以本題四字起句有感于中輒做而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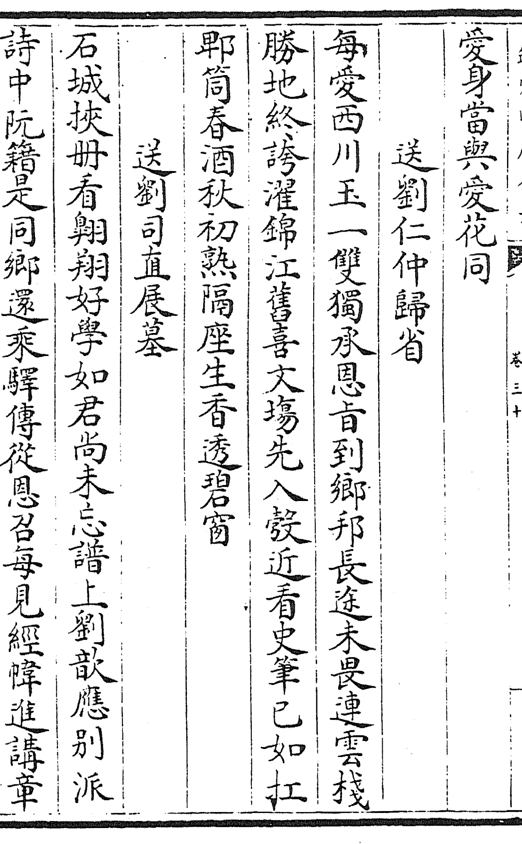
年老逢春人共咍小園日涉去仍回牆邊槐樹是誰種籬外桃花特地開氷到泮時終在沼石依陰處自生苔折腰最苦無筋力欲和淵明歸去來

年老逢春人更狂不登高阜即平岡忘懷每怪言非淺好睡還驚夢不長過市塵多如觸霧臨窗花少勝焚香長將短髪清晨理又聽鍾聲謁未央

年老逢春人自驚春寒不飲負良朋江南報到猶深雪都下聽來無早鶯司馬慣將笻杖策堯夫來挽小車行詩成却怪昌黎語凡物鳴因不得平　温公游園常策笻杖

牡丹初開輒與張幕以護作詩示之

春深喜見一枝紅翠幕高張日正中為語兩郎須記取



愛身當與愛花同

送劉仁仲歸省

每愛西川玉一雙獨承恩旨到鄉邦長途未畏連雲棧勝地終誇濯錦江舊喜文場先入彀近看史筆已如扛郫筒春酒秋初熟隔座生香透碧窗

送劉司直展墓

石城挾冊看翱翔好學如君尚未忘譜上劉歆應別派詩中阮籍是同鄉還乘驛傳從恩召每見經幃進講章

識慕亦知崇似許莫瞻河水歎洋洋

夏夜起坐

炳首稜稜臥未便坐臨風露小堂前娟娟缺月初離海隱隱明河欲亘天憂旱有詩歌倬彼還家無計歎茫然夜深童子垂頭處獨聽城樓刻漏傳

為馬彥中道士題夏太卿雨竹

太卿已逝墨君存筆法依然帶雨痕不識南陽鍊師面百年遺物屬諸孫

次韻答鳴治病中寫懷

扶杖孱然望北宸暑風終日自揚塵地連黃閣翻憂遠疏入銀臺自覺頻身計欲闕還似闕王言不斷莫如綸白頭相對應相笑滋味真同苦與辛

次韻屠元勲以二世誥詞刻石樹先塋之作二首

伐石南山壓厚坤誥詞考德為求源秦川舊姓真堪數浙水清門久自存城裏白雲凝遠望林間春雨沐重恩

百年積德終當發試看秋臺有孝孫

合德無勞衆口評兩篇天語最分明秋臺此日生無憾
巖壑多年死亦榮湖水流清環隧道鄂山分翠遶羅城
穹碑屹立高如許長表人間罔極情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盡說文家好弟兄更誇仲氏繡衣明憲臺此日官為重
軍政多年例已成花下莫辭清酒薄津頭遥望畫船輕
從來練達民間事不負朝廷是此行

為奎姪題畫

林下茆亭坐此翁旋移詩景入胸中江湖日暮多風浪應笑張帆使順風

聞趙栗夫擢廣東按察使

嗟我頽衰正乞歸喜君新命出彤闈吳江一水能移棹越地千山好振衣學政已成心亦倦獄詞重判手如飛却思二十年前事轉覺詩朋座上稀

乞歸不遂時第三疏以旱災避位為詞蒙御批勉起供職等語

銀臺投疏列三回批答頻驚御筆來過料殘生蒙帝力誤居髙位召天災老身况復加多病明主何曽棄不才恩旨下臨當勉起就令供職已衰頹

五月十五日蒙賜鰣魚二尾

病卧書窗越幾旬朝來猶自食時新江東到此如論價須抵盤中二尺銀

盆池養魚

雨來水面似跳珠幸免文魚得共濡只尺洋洋猶自樂

不知盆外有江湖

病中

勉起難將職再供菴居長夏稱疎慵聊從消遣千行帖全仗扶持八尺筇天上雨來蘇病骨溪頭水長滯行蹤夜涼忽作江南夢聚𪾢靈巖紫翠重

為顧良弼題墨梅

芳名曾向譜中傳似見臨溪影倒懸為語游人休亂折低枝正與雪霜便

次韻李世賢遣祀天壽山禱雨有應二首

禱祠初命禮曹臣百里將誠易感神周雅累章歌太甚漢雩成隊舞何頻四郊有地無乾土三日為霖絶點塵見説陰晴纔倏忽下山猶自月華新

北瞻高嶺覆青盆雲起橋山勢獨尊岱嶽乾封非漢事桑林重禱有湯孫駙浮洞徹行千里馬去蹄涔散萬村清曉朝衣沾濕處喜承天寵出金門

次韻世賢和供字韻之作約顧良弼携酒來慰

久擬盤餐為客供病中百事歎俱慵髮稀自落如枯葉病骨難支抵瘦笻老者安居猶費力諸公健步敢追蹤黄花酒熟須邀飲佳節遥期九日重

病後獨遊園中

八尺笻枝在手中小園游處擬温公離奇不合翻多壽傴僂安能更直躬足弱敢臨堦石亂眼昏渾覺檻花空緑陰滿地聞啼鳥此樂何如與衆同

為屠元勲題畫二首

百頃平湖望若空游人如在水晶宮日長對此消炎暑
高閣安能着病翁 右湖亭高士圖

白頭三鳥共稱翁竝立高枝總下風何物世間為闕
俗人猶自羡三公 右一雀三公圖

世賢以予拒客次前韻復和答之

自憐杯酒不能供老病多緣見客慵開户出迎難倒屣
上堂酬拜定携筇預期空挹雲間影逕造須留竹下蹤
莫信黄花時節好小園須稱綠陰重

謝顧良弼李世賢攜酒過訪五月晦

初伏將臨日正長肩輿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辱來公子老杜夏日李公見訪詩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小圃翻能致辟疆吳中有顧辟疆園王獻之徑造花下扶筇臨亂石藤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樹成行晚更涼

世賢謝送鶴雛次韻答之

短頸宛延類鷟形忍看抱送出前庭詩筒相謝須千首園扁曾題只兩翎月下長鳴聲未亮樹間低舞足猶傳

南宮見說多僊侶莫遣羣飛入杳冥

再答世賢過訪之作

病臥空園兩月長何曾延客一升堂忽看棗實真成果亂插榆秧已作疆自喜清陰消伏暑誰期佳節到重陽酒甜碧碗深如許不厭氷漿沁齒涼

謝顧良弼送甘州枸杞

畦間此種看來無緣葉尖長也自殊似取珊瑚沉鐵網空將意苡作明珠菊苗同摘憑誰賦藥品兼收正爾須

曽是老人宜服食只今衰病莫如吾

為世賢題唐子華釣舟圖

日落長堤古樹陰漁舟爭放碧溪潯看渠共理絲綸手真有前人竭澤心

韓貫道為陳太僕題滁州環山樓末聯有游人莫作尋常看季子文章在上頭之句以予嘗作樓記也因貫道寄示次韻亦賦一首

山過淮西此地優元龍豪氣正登樓松濤繞壑聲如瀉

石竇生雲勢欲浮庋子泉清仍弔古判官花好不知秋
憑欄遠瞰孤亭小吏有文章在下頭

題趙仲穆馬圖　李世賢瑜

王孫畫馬兼畫人筆老神全色不均一人汲水來飲馬
一馬欲飲將騰身二馬俯首嚙芻蒿一人按樹睨櫪皁
天閑不待秋高肥一馬不渴二馬飽朔方用兵萬騎馳
三馬並立如不知

贈謝鳴鑾還台州次李若虛韻二首　鳴治之弟

海上三年别故山客中骨肉眼前看行裝自解書千卷卧榻聊分屋半間晉代詩才推謝朓嚴陵風節見方干翛然不為冠裳累悔不從君舊學閒

京國看人作宦游從來試卷未曾投家庭行義存三代隱逸聲名出九流舊節懸車應不改上庠分秩豈無由幸逢堯舜垂衣日巢父依然去飲牛

五同會

日高連步出金閶鄉里衣冠比聚奎已幸容予為五一

不勞邀客向東西古人事例同真率流俗杯盤少整齊

白髪蕭然叨坐首敢辭揮筆製新題

西涯示東兖紀游諸作有謁顔廟一首予昔謁

廟未有詩因次韻補之

魯人有東家顔氏非西鄰陋巷帶眢井千載猶荒村古屋自增光累代加褒甄繼昔心不違至今里稱仁賢哉克復語後生廣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指途藉居人是時屬炎暑蕭索如初春老樹盡摧

折周垣半頹壇入祠重瞻拜瓣香贊明神終退見闕者疑爲原憲孫泗水清滉漾尼山翠嶙峋落日無以薦悠然歌采蘋

詩餘三十四首

詠墨菊 醜奴兒

風枝露葉涼思起占斷東籬愛殺開時只恨王弘送酒遲

緑衣黄裹詩人句不是相知顏色堪疑新浴羲之洗研池

詠木芙蓉　　滿江紅

桃李無言悵久與青春相別誰料到秋深依舊紅芳未歇亂蕋偏承白露滋柔枝肯被涼風折望耶溪有種二名同眞比竊　桂枝香菊花節月中儓霜下傑試移來向老圃為同列寶髻偏非墜馬粧綠裙低為凌波揭歎知心惟有一高蟾詩題絶

詠桂花　　浪淘沙

節候屬金行花信堪憑鳳釵亂插綴黃英驀地涼風吹

落地猶作金聲　洛下未知名合喚花卿天香不與衆芳爭何事芙蓉遥避去野水盈盈

秋夜對月　大江東去

危樓百尺隱秋蟾徼露半規簷角吹滅銀燈聊坐待自捲西堂簾幙積雨初收纖雲不起訝星河俱落屋梁光滿赴人如有盟約　何事李白題詩强分今古有酒宜高酌慢撫枯桐三二引寫我一時之樂古樹風回荒堦蛩語未覺秋聲惡芙蓉花上今夜露華堪濯

翰林齋宿對雪　　滿庭芳

宫燭全銷朝衣未着簌簌誰打西窗春威猶弱滕六尚難降信是春前少見燕市上也復噑尨庭槐白一時點綴氷柱倩誰扛　齋居當此夜香凝紙帳酒涸銀釭馬蹄散空留玉斗成雙郢曲無人傳得詞苑客宜製新腔爭如唱柳州佳句蓑笠釣寒江

又和李石城　　南鄉子

深院上衣飄誰把風前玉樹摇起望街頭人獨去迢迢

足蹟分明過石橋　近午恨還銷平滿階除待此宵惡客猶嫌無酒飲寥寥明日東家折簡招

賀張東海太守致仕　定風波

庾嶺寒梅千樹開南安太守賦歸來向晚春風狂捲地只有梅花一笑不吾猜　拂袖高臺亦快哉風月相隨直到九峯隈遥計到時春已暮白髮蒼顔醉也不曾頽酒洌魚肥料得要人陪

答傅體齋約游西山　青玉案

西山於我如無分要游時春常盡往向京華凡六閏出城偏近山僧笑我此事無人信　故人書札勞相問可惜情懷還不順冒暑同游游也悶湖堤須待杏花踈雨吹濕雙吟鬢

玉延亭午坐　如夢令

午枕莫教重睡亭上老槐垂翠暑氣此間消一陣好風隨至多事多事又過菜畦行水

壽貴葯軒 廷言凡正月四日生辰　臨江僊

此日葯翁開七袠人來併賀新年逢恩堂裏鼓填然改元聞好語紀事作長編　江上扁舟初到也憑將玉季書傳買田抽取俸中錢它年如得請一笑兩華顛

和荅李世賢慶五十　風入松

一從身作翰林官氣味便酸寒圖書堆裏匆匆過功名晚青鏡羞看無事不修年譜有時還上詩壇　卯君逢卯歲將殘五指屈來完往年難比今年好園爐處妻子團欒新歲行人欲發家書先報平安

又答王濟之　水龍吟

短籬重過詩筒生朝引起東鄰興猒歌舊調恭承新約年年來慶酌則鄉人不似軻書斯須之敬愧雲路先驅老婦當時學舞柘枝腰硬　如今細數行年若水流吾心不競多謝纍纍珠玉客邸将何回贈賴菴居一物堪分月兒端正期生子攀月裏最高枝吾言非佞

又答陳玉汝　滿庭芳

三十年前以文為戲把筆曾咨長鬚有繩難繫西日漸

桑榆堪歎鬚鬢都白了兼撚斷憔悴非吾今猶健他年見客回拜要人扶　朝來無限恨白雲零落春草荒蕪傷情處錦棚當日呱呱富貴非吾願也松菊畔能保遺軀吳門去扁舟蕩漾時復過陳湖

沁園春　又答周原已

蠟炬銷銀夜誦新詞美成再來覺癡年漸長後生可畏秋藤垂雨春笋驚雷傳菊堂中夢梅室裏兩處尋常幾往回顧他日竝舟射瀆接履胥臺　命宮浪把韓蘇比

磨蝎於人安取哉想共瞻山斗何其重望如開武庫是甚高才雪擁藍關風清赤壁落得平生衆手推但持酒信人生萬事有命安排

又答孫希說 千秋歲

殘年奇事試看門如市怪壽旦人能記藏鉤今夜樂飲酒全家醉春又至銀幡插鬢隨兒戲 有問吾年紀逢五初辭四杜老句坡僊字雕虫空自苦畫虎難相類始知得蘧公往事真堪愧

又答朱天昭　賀新郎

分袂嗟何久天一方望美人兮吳趨坊口今日喜重逢燕地不見雪花如手正殘冬晴明時候賤子行年剛半百征車來帶得閶門酒歌一闋酌三斗　況君本出雎陽後便如五老來吾壽更把筵中詞客數又合着香山九眼底事大都非偶春半報君惟兩語與小僮急向西樓走金榜首題朱某

又答趙栗夫　醉蓬萊

歎平生事業禿筆成堆殘書盈架九載心勞儗陽城書下氣力無多頭顱如許向老來誰怕瞻望西山經營東圃頻年無暇　疋馬何來白雲司裏語妙非詩意濃如畫世俗相過笑稱觴持帊豈待楓落吳江一句為鄉閭增價兎管停豪鳳箋留尾試題除夜

又答賀其厚　　喜遷鶯

蓬門朝啟笑委巷荒涼誰施朱粲京國繁華貧居幽僻村塢依然堪抵却有三間破屋能作故人客邸稱壽處

吾見其兄若逢其弟　好禮為我再解金龜當槽坊新醴狂客如君譎僊非我何事將罇俎洗且復呵開凍硯親手探詞源底歲既暮肯謝盧家茶乞顏公米

又答楊君謙二首　大江東去

早年踈懶豈知得到中歲童心猶在五十無聞我預向論語篇中高載破研氷堅空罌塵滿此是家常態寒窗孤坐悠然徒有深慨　何事車馬喧闐入門來總是親朋寮寀執雉持魚薦宿醅況有堆盤生菜舉盞相酬適

臘盡春回羲和交代老夫衰矣惟君宜自加愛

曲高難和問誰倡此白雪陽春新調須是宗人纔識得曹氏碑文之妙蒲柳姿零牛羊齒長得此眞堪笑才如甕虀一時繅出成繚　老手親付新郎作長綸便向六鰲垂釣波及鯨魚驚昨宵地下鬐揚尾掉是夜地震病故及之眼摩挲看春榜題名靈龜休燋嘗聞人語科場最怕年少

苦雨　浣溪沙

幾陣南風挾雨飄雲時窗外過春潮端愁西郭衆山漂翠繞玉河牽荇菜綠摇金水舞蘭苕田中宿麥恐無苗

喜晴 同前

晚來踈雨過柴關還我斜陽屋滿間東方螮蝀一何彎把筆欲題山宛轉枕書高卧鳥綿蠻意隨天上白雲閑

追和元張伯淳學士贈長蘆彈琵琶者

木蘭花慢

自潯陽客散千古事少風情忽丹穴將雛空山啄木上下和鳴誰云不如竹也却千愁萬恨託絲聲好把金龜當酒莫將銀甲彈箏　玉堂風靜落花輕學士舊曾聽想淚濕青衫情纏絲筆沉醉初醒長蘆往時年少悵悠然對坐到天明空使後人懷古夜窗快雪時晴

游虎丘　江神子

千人石上可中亭僧說法鬼來聽此事休談但愛石崚

嶒二十餘年身再到頭已白樹猶青　瀲池一道更清泠第三名載泉經斜陽啼鳥酒初醒小閣半間重徙倚蘇子語是詩銘

謝吳中親友　清平樂

金閶亭下舟泊當春夜水底星光光許大風利帆開似馬　曉來送客忙追不知人在天涯莫誚褰裳甯逍怕當人面分離

舟中詠沙燕　憶王孫

身輕不受柳風吹小穴藏身託土隄隄若崩時穴更移免啣泥誰説華堂便好棲

臨清晚泊 柳梢青

畫鷁高飛長河作帶細柳成帷晚睡初醒棹歌聲起錯認南歸 清源城郭旁園望道上行人未稀油壁香車紅泥細酒故土全非

晚行御河 西江月

隱隱高原碧柳茫茫古岸黃沙小舟不見賣魚蝦有酒

何曾論價　水杳客腸九曲路迷人蹟三义灘頭茅屋兩三家此景畫師休畫

公署冬晚　蝶戀花

落葉滿階吹不去上苑啞啞只有烏爭樹吏散堂空人靜處風景嗟如許　時事驚心那忍賦白髮垂垂總是愁千縷日隱西山當薄暮扁舟好問江湖路

題修竹士女圖　阮郎歸

嫣然何物步苔茵霞裾誰染塵淡粧一面認來眞水邊

非麗人　如抱恨更含顰隔園脩竹接東鄰風前忙轉身

題倦繡士女圖　同前

日高碧樹午陰圓繡牀人未眠回文錦字絲絲纏停鍼還悵然　飛絮底落花邊青春將暮天遼陽人去幾時還眞將詩意傳

題宮人二景二首　重疊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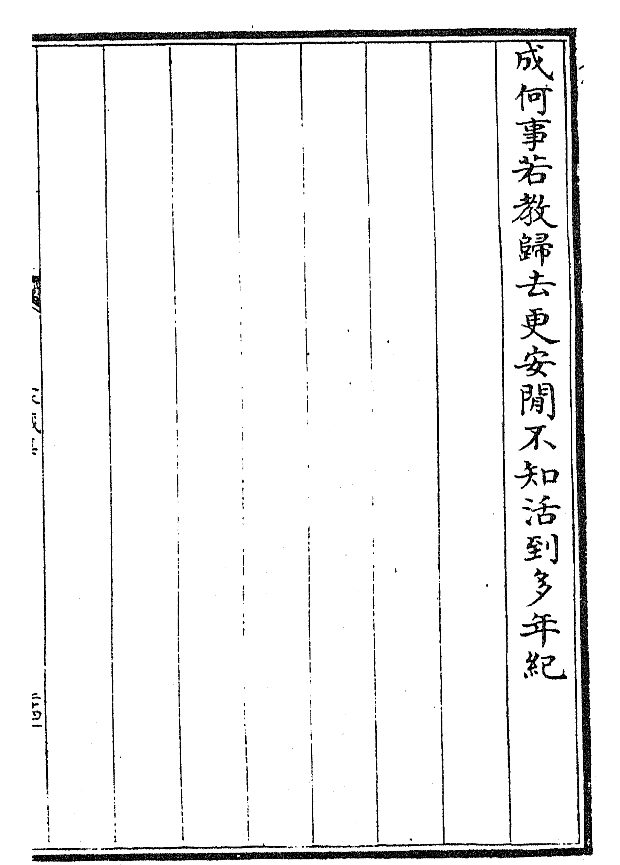
太湖石畔苔痕滑玉階扶上看明月若比廣寒宮宮中

人又空　夜寒風力重別館簾鈎動爲問夜如何松陰月正多

離宫複道遥相望步來不設青絲障琪樹列千行更聞金粟香　玉奴傳信至上有飛瓊字明日會蓬萊還同偎姥來

癸亥歲除自壽　　踏莎行

一歲之終吾生之始年稱七字從今起俗說添年是減年不添不減那能此　天念疎慵人憐委靡詞林老大



成何事若教歸去更安閒不知活到多年紀

家藏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六十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一　　明　吳寛　撰

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為物可謂至愚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晋叔向有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

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内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即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嘗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動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況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不為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去亦遠矣余於栖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為之記蓋匏

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湯熨鍼石咸罔奏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於骨髓而為廢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瞿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

東偏隙地僅半畆墻角蕭然有竹數十个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簀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搆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卧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傾耳注目舉手投足無不在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臨俗也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而無别竹之理而析足

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志之卑竹之歷氷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蕭灑而可愛也足以醫吾之凝滯其為筩為簡為箭為笙簫為簞箑也足以醫吾陋劣而無用葢踰年而吾之病十已去二三矣久之安知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不充然而有得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輩竹奚以讓為然而是竹也不苦口不瞑眩不湔浣腸胃不漱滌五臟長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既有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

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既以名其亭復書此為記遲他日歸亭中顧俾病根悉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

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蓋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已者雖賤且微不之弃若韋之為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材不過履而已韈鞾而已决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為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卞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箕子衍三德之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

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
其巧於取物而善於治已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
賦佩韋蓋亦有見於此矣今周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
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
一事出于俳遂寘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
不敢欺則亦剛果彊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
黨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譴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
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

氏其為人勇於為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卞急者
孰有出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令名無窮元
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緩於名急
於責己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
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
如韋以絜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歲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牀案相依庖

厠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畫戟森列所藏者唯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胥以為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閤崇廣僅丈許織蒚為門連楮為幕中設一榻自琴冊棊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茲閤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然非小人之近市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

矣清哉其茲閣也夫蓋木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己丑三月晦日記

聣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為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獲交焉君間以其所號聣菴者乞為之記余未暇以為及來南都同在太學又以聣菴記為請余始欲為之然而不得其所以名菴之意何也聣之於人不一也古之

人不若人則聦之聲聞過情則聦之二者君嘗有之乎吾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闈者幾三千人而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為而聦及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人之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為而聦豈真以聲聞之過情耶則君之為人吾嘗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詞妙矣而自處若拙未嘗以矜能衒名也然凡試士其儕輙相謂曰彦超吾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彦

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聲聞之不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為而聦竊惑之他日以告彥超彥超曰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廢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弊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他郡婺吾土也請以婺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若胡仲中若柳道傳若黃晉卿若吳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為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以詞章之學言也等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

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君子其道卓然為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則吾為鄉人者何為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及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為聖賢之學已足恥又況科舉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愈若人則其恥愈甚其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為而不恥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矣然吾聞恥不若人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

不知�者因君之言而聰焉則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為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葢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為子而養之於上吾唯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為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

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専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専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専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時一時誓欲從君于地下既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為今日李氏

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
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
其舅遁菴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
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
余同業胄監相好甚閒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
而不能已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復之曰詩
有之汎彼栢舟在彼中流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蓼者莪
匪莪伊蒿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

人其以栢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善受教者蓼莪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廬於其私第之左題曰靜逸命寛宜有記寛旣謝不敏且有感焉葢天子建官于國學曰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授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衆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鼔鐘以嚴其節惟丞夏楚以

收其威惟丞月書而季考惟丞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
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擾擾焉惟政之施不
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無有也然以寛之遊于門下
者餘三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遊于門下
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
若無所事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惑焉以是無以應
命蓋既久乃有省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内而不在外以
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内與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

已心之靜逸寛不能言也而先儒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虚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為也無勞也夫以無為為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不可用也以無欲為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清洌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

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之本也心苟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苟逸則以逸待動其動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閑暇若無所事事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聖人者乎以是為記寬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綠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綠亭壞焉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

折垣墉且阤竹樹盡偃頹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啓咨知其意遂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則摧者完折者固阤者立偃者起葢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曰天意殆欲新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寛宜有記寛聞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為乎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

可以憂葢余之居於是而去吳下也逺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陁矣則疆畎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築而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也一亭而已不暇此

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諗于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几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

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旁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顧荒莽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為菴纍石以為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

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為復舊之舉清為人淳朴而無偽巋靜以有為而人之助具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羣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清而人之蹟為寺而多益遂為一大叢林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為之

曰慈寺之廢而興其歳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邉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絶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唯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高其宫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

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肎窮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為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為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於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

則聚于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是故學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

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隂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豊邑有學建自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弗便㑹憲副臨海陳公奉勑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㦸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

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大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鐩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遊於斯者日衆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為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為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

為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辟語反唇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遊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為科第庶幾無忝為學校而足為人

之觀法此則凡為士而遊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

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養之者有道也

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猶未至於盡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惓惓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為慮憲臣之欽若于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

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學政往莅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官臨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畏慕間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圮且其制畢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化六年

古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為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衆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囷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畯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

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廪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廪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甓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犇趨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身於平直真實之地

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縣之裔別為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奏請于朝復乞畀之令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年胙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至無所出政為創廨宇以

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秋功始興凡為明倫堂為東西齋為庖廚為射圃亭為師生之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為大成殿為兩廡為宰牲房若干楹門牆深嚴堦庭高廣凡所創建舉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充其中而置書籍繕器用以為其誦習之資侯既嘉令之有為又謂學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請之命且下則具書與圖

託進士胡君超謁予文以為記胡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友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斂其財用其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為民父母之意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費既取給于是至於葦載版築之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之力不告窮而卒成其事皆賢守令之善意也幸書之以告後人余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

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蓋民之生莫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莫不有性性不能皆純也於是有暴棄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凌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者未嘗不頼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之也自世之為郡縣者多俗吏不務出此率留意於簿

書筐篋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慨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為之守令者意既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為之師儒者獨不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為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為賢人君

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教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為師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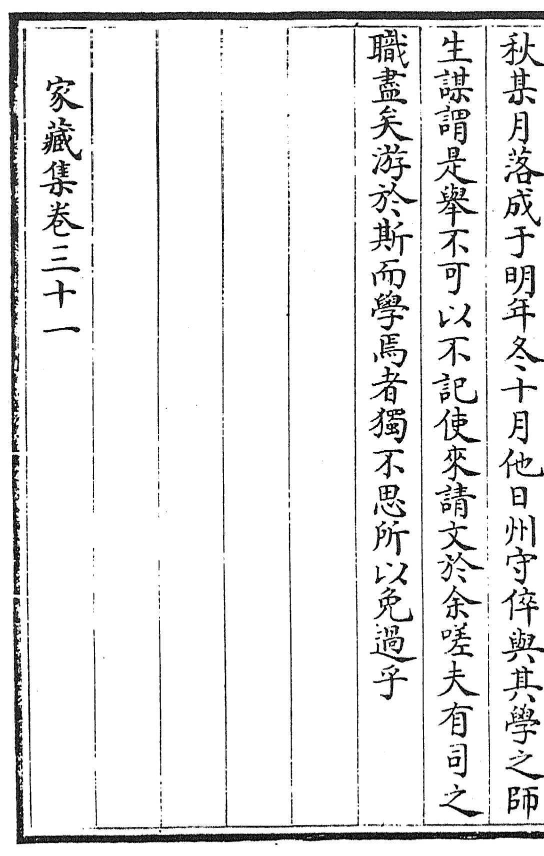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為性命精而為道德大而為彛倫廣而為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為士也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

相與嗤笑以為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為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築者必有楨榦舍楨榦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瞽及於階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賈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

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葢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為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崇寧紹興凡兩遷築遭元季兵火竟燬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

功視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
終其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君分巡湖南既為
復所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其址於是
僉都御史吳公方巡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遂
以興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初同知州事戴侯其乃
計財用名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厨
庫齋廬之類皆為一新崇垣外繚廣庭中甃以及祭器
文籍亦無不備居者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成化壬辰



秋其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乎

家藏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一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二　　明　吳寛　撰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涇焉涇本水名吳人以溪為涇故曰芥涇緣溪居民百餘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市可買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介其間喬木蓊鬱遠若雲屯下

見周垣高宇隱隱焉渠渠焉者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宦家至彦文府君與其子聲伯國初坐法謫遷淮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聲伯生二子曰廷奉廷禮皆以文學稱於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士復相繼繼有之故邑人皆推戴氏不特為一鄉一里之望也一日中書君告余曰始吾前人之罹患而歸也如勞而息如病而差此復樂所由號者今吾藉前

人之德蒙大君之恩際世亨嘉列官禁近初未嘗有憂也何有於復樂亦如未嘗勞且病也何有於息何有於差哉吾之幸既多顧於老氏止足之戒竊嘗聞之往歳命兒子佑築草堂於故居之偏隙地之上以為逸老之計堂成而溪水環其西因名曰西溪草堂顧為我記之余與景暉生隣郡仕同朝而賢其人久矣既不復辭則為述其居止之美家世之盛歸於其所以築堂之意乃復為之說曰書云峻宇詩詠夏屋若草堂者不豐不侈

不華不美雖田夫野老皆能辨之何貴於天下乎盍堂
不足貴也而貴其人昔之築是堂而稱於世者杜子美
之於浣花白樂天之於廬山僅僅一二而已二公之人
品固皆足為斯堂增重然子美生當亂離漂泊之際不
免有秋風所破之歎況其困於無貲盼盼然望王録事
成之廬山之奇秀雖甲於天下然樂天以左遷而來亦
築於覊窮流落之日且切切然弟妹婚嫁未畢司馬歲
秩未滿以為出處行止不得自遂未必獲終老於斯是

皆不能無憾者也若景暉之忠信文雅其為人已自足貴而亨嘉禁近又有如其所自幸者則西溪之景物視浣花廬山雖不知其何如而其堂中主人之憂樂有可得而知矣夫綠野堂他人不宜取為已有在子孫宜世守之可也是堂也為戴氏子孫者塗之茨之汎之掃之日必葺之百世之後有過之者指曰此景暉所嘗歸休者也所以使人消貪饕之心免殆辱之累者不在茲堂乎堂凡三楹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溪水由松江而來匯

于此南流爲黄浦東南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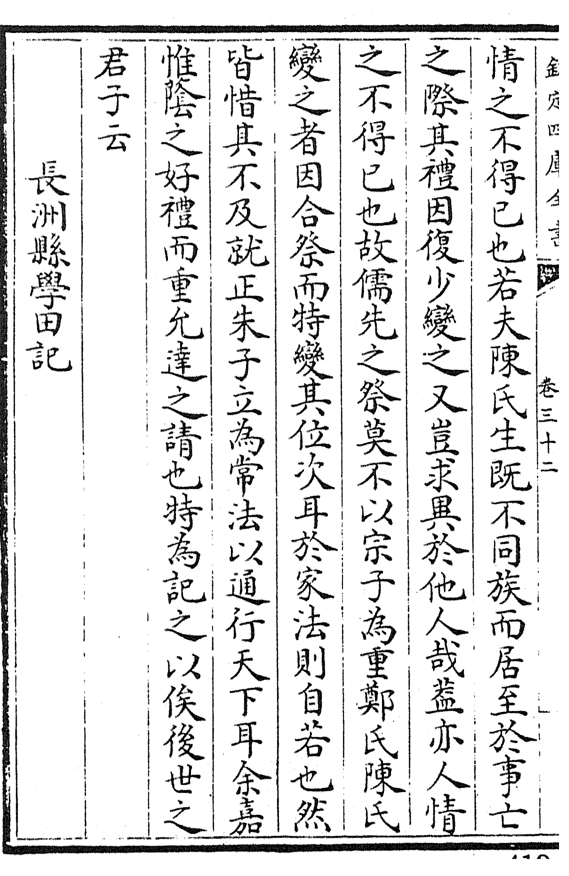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蔭者既揔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樵進曰禮之欲議尚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倣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既觀而歸則告諸

叔父曰樵已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葢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男女異席宜為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祧之是亦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蔭曰然諸姪若文槙等乃各量田出其粟五之一以相厥事凡為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為不祧之主自其

考廟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為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為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為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儲積粟以備修葺窔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本於人情而制也惟其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

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為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疎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儒君子立為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為家禮一書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葢人



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亡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葢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為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為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陰之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為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

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彛倫之内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陋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于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腯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

吕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為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
列郡城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繄此獨無非甚闕
典乃告于教諭四明陳君願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
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充之君曰善為白于邑令陽曲
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
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霑
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
盛其祀事一祀之脩不足以彰其大功葢雖欲報之有

不可得而報者而嵒復為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為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況有若嵒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嵒字維瞻本常之無錫人為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為賢云

義烏縣重修永慕廟記

世道升于唐虞三代之時逮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

矣其澆風薄俗見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顔孝子生其時顧獨以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為人豈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矣獨稱孝子其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驩兜飛廉之屬猶秦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是故於孝子一人可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異其行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

相喬行簡始為奏請而賜名永慕既而兵部郎康植稍
剏之又二十餘年縣令李補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且
自為之記元末廟廢入國朝若縣令李王丞劉傑皆嘗
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舊制則今縣令東莞方
君俊之功為多君將為是舉既斥俸金倡其縣人一時
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求助後四月為成化十年冬季
董役者亟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吳君吉
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為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

之役訖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為縣者遂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孝子事以葬親故羣烏啣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固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里之無知者不有反畚其土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畚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黍稷馨將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

然後孝子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享而方君之功始為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為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刋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愈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

當是時庭奏操刄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將士聞之震撓失措氣沮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服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皇明初興以文章用于時者多婺產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然者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為事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

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盖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為無敵獨雲南恃其嶮遠末下乃洪武五年以公使其地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夷虜公受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理麻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執為詞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誓為國死不能為若屈元使怒梁王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

郡縣之又後為正統六年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
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為文學乎韓者也其為使亦同
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幸不幸之分
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二公
以文章見用其名寔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
子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川蜀之行而其故居在
金華者莽焉荆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沒于王事其氣節
偉然且官有贈行有謚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

田廬又有為廟于家以祀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汶者此所以為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士孫仍其舊室既卑隘歲久將壓汶始克為之乃擇正寢之東為屋三間中奉公為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堦庭高固整廣不陋不侈於禮為宜工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

曰訖功汶復割田倡其族人以供粢盛之費乃以書告
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湢齋戒
燕飲之所皆所宜為而未為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
然吾志有在終當為之幸子為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
寬感君之好禮不復辭讓輒為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
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葢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祖
也為百世不遷之祖則享百世不遷之祀夫世至于百
遠矣後人能如汶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

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汶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倣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粲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章經術取士士繇此選者高言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圻甸遠言乎夷狄若性命道德之奥教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張弛禮文之因革人

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聞下所當為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訣也存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言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昇降亦於是乎見矣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積學館閣試

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之葢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延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嚮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星列雲簇煥然以相輝藹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吳為蘇古縣縣有學舊在胥門内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讙曰是地之利也四方傳言以為奇事其識者則疑之葢王者必世而後仁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

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明之文歷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從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從於百年之後欲科第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進士例題名學官於是教諭汪洋訓導潘遂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而虛其下則有俟乎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貢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畧具名數請于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留而皆得預進士之賜然又為之差等焉其精審如此凡前二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而制益詳猶以不能垂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此然

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守令有倣其制而為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為屬郡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令太原陳君璧嘗委其學之師生取國初以來凡貢士于省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為記葢題名之舉其初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其名者必有美刺既有美刺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大者嘉

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啟後代斯文之盛然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德行而賔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因其廢而遂廢其所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其人而已信乎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為兹邑剛明康敏克

舉其職可謂能慎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為此舉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資其宦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葑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渺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澤國而禹貢紀揚州之域之水而吳居其二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益嘗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因題曰望洋

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蓋水之為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為足而不窮其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為至而不造其深學道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為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自以為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邱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為至于將驚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海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曰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為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産於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其用于世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桷為棁各隨其材以為用夫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徧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臃腫離奇偃蹇蓊鬱橫柯曲榦間有絲焉垂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成林其髙且大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黄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

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草木之名而篇皆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著書復遺之僅一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詢之土人而知其狀曰此可取以譬乎人矣蓋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黄落而凋足以蔭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爭息其下或風雨暴至就而避之亦何異夏屋之帡幪也故雖不為宮室之用而其功與

宫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厭爵禄謝民社而浮沉乎閭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焉投之無不周邺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朴恭謹秉通陰陽樹藝之説家邑之華里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間彈琴賦詩意甚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水日夜漱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

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顥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蓋孔誠託此以自譬者意實有在豈惟追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耳

虛菴記

蓋嘗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為體有限其為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而狹此可咎乎理哉試舉其麤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入瞶者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瞽者雖黼

嶶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因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為記余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水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此道也汝振少登甲科為六卿屬輙以清慎舉其職聲名盛矣

然其自視歛然及為南昌凡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國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歛然者益甚簿書之餘方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中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夫之空空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虛舟也惟其有所得而

不自以為得則受於人者充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瞭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虛室也此亦虛菴之一說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溫而後為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為秋秋涼而後為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為春四氣循環葢未有溫而不燠燠而不涼涼而不寒寒而不溫者也然有當其時而不變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

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寒氣總至東閉不密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二書皆為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治聲既著而獨有取於今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圄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為後時而不為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時徒以三絕見稱于人祿山之

叛與王維輩同受僞署彊顔茍活其爲人亦厭寒而喜
燠者曾謂粹之慕之乎而況粹之以名進士拜廷尉屬
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造命其
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
秩而不合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
抑謹畏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
其門其自守如清氷嚴霜凛凛乎人不可犯此其所以
爲冷菴也乎其求記於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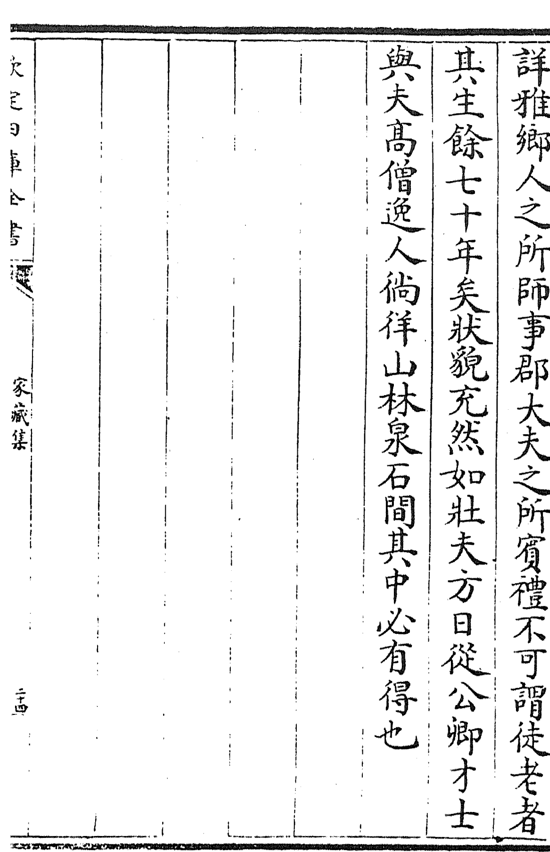
之者以余言為然

蔗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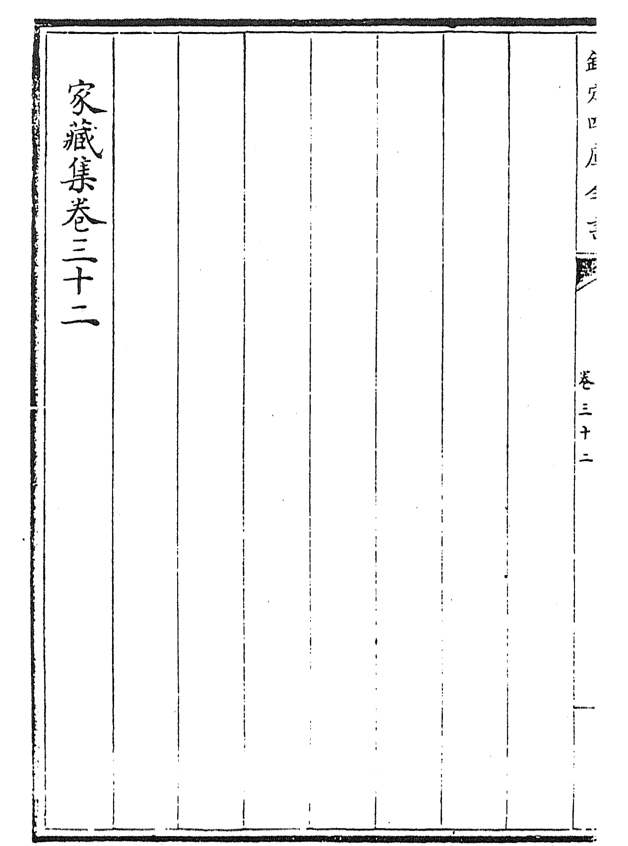
蔗草類也或謂之柘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益其甘美芳潔可羞于神明不獨解酲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儗之抑愷之善謔孰知一時之戲遂為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致仕祝公乃以蔗菴號吾里錢翁叔謙且為賦其事翁喜而再拜以受復來屬

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相距不五十武翁兄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然翁不獨為一家之老而已余又見里之老者數輩閭巷間斑白相映比歲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蕨菴之號於翁寔宜且老者自古為貴當虞夏商周之世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巡守諸侯養老有慶遺老有讓猶惓惓焉降及春秋世道衰矣葵丘之會亦以敬老為命夫老之所以取貴者豈

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明達固將乞言以稗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徒高也思益邵其德若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黃髮兒齒黎面鮐背而曰吾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槩可以列豆籩進几杖養而敬之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甘美芳潔之味園公田叟而人不之敬者以無純熟明達之德也今夫翁之為人靜厚而端重和易而



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才士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家藏集卷三十二